

白世維一彈安華北

日人製造平津暴動

軍統局的工作，在戴先生領導下，光輝燦爛；而在這光輝燦爛的工作中，白世維制裁漢奸張敬堯，有聲有色，光芒萬丈，動人心弦，令人鼓舞。軍統局的除奸工作，白世維是第一位，幹得最成功、最漂亮，成效最偉大。因為他開了一槍，使華北的苟安局面多維持了四年，也延緩了日本軍閥對長城以內的侵略計劃。日本軍閥本想不用武力，利用漢奸，以華制華，先控制華北，再進軍華中，一舉滅亡中國。他們拿出一千萬元龐大的資本，豢養了一批無恥的漢奸，策劃一項極大的陰謀。孫傳芳在天津，張敬堯在北平，將要發動一次平津大暴動，佔領平津。同時，他們又以五萬元買通北平軍分會的一個能够接近軍政部長兼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先生的低級人員（後來自首），配合張、孫暴動，刺殺何部長，使華北黨政軍失去領導重心，乘機成立華北傀儡偽組織，造成既成事實，然後，日本人出面支持，使中央政府無可奈何。何先生得悉這一項情報，非常震怒，立召鄭介民商討對策。

孫傳芳做過江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張敬堯做過湖南督軍，他們的舊部潛伏在平津的，人數不少。這批失意軍閥，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狗漢奸，在日本軍閥陰謀嗾使之下，一旦騷動起來，真是不堪設想。

。所以，華北的局面，千鈞一髮，隨時都可能發生突變。當時平津的負責同志，鄭介民是華北特派員，北平站長陳恭澍，天津站長王天木，戴先生經常來北平指揮一切。他們認為不除去孫傳芳和張敬堯，平津的兩百四十萬居民，必然要遭受塗炭，而日趨惡化的華北局勢，也無法挽救。何部長很同意他們的主張，命令設計除奸，由鄭介民負責主持。

除奸任務由誰來執行呢？何部長指示一個原則，他主張選擇一位忠勇的黃埔同學來進行。根據這一原則挑選人，範圍相當窄狹，當時在北平的黃埔同學，還不到二十個人，選來選去，選定年僅二十四歲的七期同學白世維，要他來執行制裁張敬堯的任務。

白世維在「九一八」事變後，由河北省黨部派到撫寧縣任黨務宣傳員，兼臨榆、撫寧民團教練官，推行黨務，組訓民團。他挑選撫寧、臨榆兩縣的精壯民團一千多人，加以組織和訓練，經常出長城，偷襲敵人，實施破壞。後來，東北抗日救國會的會長朱慶瀾聽說他是一位勇敢愛國的黃埔學生，把他請到北平，親自嘉勉，並委為東北義勇軍第二十七支隊司令。白世維幹了八個月無糧無餉無補給的義勇軍司令，勇猛異常，對敵人的破壞打擊非常厲害，因此得到臨榆、撫寧兩縣民團的信仰和服從。不但平津的同學們知道他，連在平津一帶的東北軍人，也知道有一位勇敢的黃埔學生、義勇軍司令白世維。

陳恭澍、楊英、戚南譜三位是接受南京洪公祠最初訓練的同志，受訓完畢，派到北平工作，陳恭澍又任北平站的站長。他們同白世維的交情很厚，了解很深，現在挑選除奸英雄，自然會照顧他了。他們一致

向鄭介民推薦，於是，白世維成了唯一的適當人選。

救華北白世維除奸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七日早上八點鐘，鄭介民約白世維到北長街甲十八號（北平的接頭機關，戴先生到北平，也在這裏接見同志）談話，王天木和陳恭澍兩位站長也在那裏，實際上等於一個小型的會議。鄭介民告訴白世維：「日本軍閥佔我東北，現在又收買漢奸張敬堯和孫傳芳，圖謀在平津暴動，並且要謀刺何部長，製造華北傀儡偽組織。」

「我們決定由黃埔同學來除去這兩個漢奸，先制裁張敬堯。好些同學說你勇敢，推薦你擔任這件神聖的工作。」鄭介民問白世維：「你願不願意接受這項艱鉅的任務，犧牲個人生命，挽救華北危局？何部長已經準備好獎金三十萬元（幾乎等於兩個師的經費）。」

白世維說：「世維受國家培植，參加革命，為民族生存，為國家除奸，為北平一百三十萬老百姓的生命免於塗炭，以及何部長的安全，義不容辭，願意接受命令，除此漢奸，絕不計較個人生死。至於給予三十萬鉅額獎金，我認為無此必要。因為如此鉅額獎金給予革命軍人，跡近收買，可以降低其勇氣，減少其犧牲決心。」

「此去必須達成任務。」鄭介民覺得白世維很有決心，沒有一點害怕，又對他說：「最低限度，也要

做到和他同歸於盡，千萬不能讓日本人抓去，增加政府的困難。此去生還的機會不多，你對於家庭有什麼交待？」

當時，白世維感覺有點像當年荆軻易水話別的情景，很悲壯的說道：「家有父母、兩個哥哥、老婆、還有一個不滿週歲的女兒（卽白宗蕙），生活還可以維持。不幸犧牲，希望國家能照顧我的父母妻女。如果達成任務，活着回來，不要什麼獎金，希望能入陸軍大學深造就行了。」

「不成問題。」鄭介民滿口答應，將身上帶的一支自衛用的毛瑟槍取下來，遞給白世維，有七粒子彈，手槍的號碼是四九一四四一。鄭介民又叮嚀一句：「再帶上兩個炸彈，萬一手槍失效，或者情況緊急，也好同歸於盡。」

「不需要帶炸彈。」白世維說：「帶上炸彈，會增加麻煩。我想，兩顆子彈足夠解決張敬堯，萬一失事，我會留下一顆子彈解決我自己。請你放心，白世維決不會落在日本軍閥的手裏。」

白世維不認識張敬堯，時間倉卒，一時又找不到一張張敬堯的照片，幸好王天木認識，決定由他來担任指認。陳恭澍負責巡視連絡，準備汽車和司機。威南譜帶槍在東交民巷口外接應，掩護白世維逃脫。談話到十點鐘左右結束。

當時已經了解的情況：張敬堯化名常石谷，住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三樓，一連開了四個房間，六國飯店在日本兵營隔壁。北平的東交民巷，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各國使館都在東交民巷，各有兵營

駐紮他們的軍隊。中國軍警人員不能通過，中國政府的權力也不能到達。東交民巷的一切行政治安，由帝國主義者輪流值年負責，民國二十二年這一年，正由日本值年，所以，張敬堯住在六國飯店，等於住在日本，有恃無恐。張敬堯抽鴉片煙，習慣睡懶覺，每天睡到中午十二點鐘才起床。他雇有四個保鏢，都是每天下午一點鐘左右才到六國飯店。因此，祇有十二點到一點鐘這一段空隙時間可以行動。一旦保鏢到達，那就無法下手了。

白世維喝兩茶杯高粱酒，覺得胆氣壯了不少。隨即偕同王天木離開北長街甲十八號，到前門外買了一雙布底鞋，然後到六國飯店。王天木以日本大昌洋行買辦的身份，在六國飯店三樓，張敬堯房間的對過，開了一個房間，白世維扮做王天木的隨從。

兩槍彈張敬堯斃命

六國飯店的各個房間的衛生間都在走廊的一面開有一個窗戶，祇要窗戶開着，就可以從走廊看清楚衛生間的一切情況。白世維爲了在走廊上走動方便，故意對茶房說道：「我們買辦的脾氣很不好，有人來找他，不能隨便驚動他，務必先要告訴我。」茶房唯唯，對白世維在走廊上走動，毫不懷疑。

五月七日中午十二點鐘剛過，白世維走到轉角處，看見張敬堯房間的衛生間窗子開開了，往裏面一瞧，一男一女面對面，手拉手站着。因爲不是正面，男女的面孔看不清楚，祇看見女的年輕矮小，男的高大

瘦長，大約有五十多歲，下巴好像有一束長毛。趕緊回房，把看見的情形告訴王天木。

「不錯，就是他。」王天木說。

「那麼我就幹了！」白世維說完話，從枕頭下面取出手槍，檢查子彈，右手握槍，放下夾大褂的袖子，遮住手槍。

「稍微等一等，我下樓去指揮汽車，在飯店門口等你。」王天木一面說話，一面匆匆忙忙往外走。

時乎不再來，時機一縱即逝，白世維不敢怠慢，跟着走出房間，走廊上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趕緊走到轉角處，手貼牆角，對準男的背心開了兩槍，眼看張敬堯立刻摔倒在地上。女的大聲喊叫：「殺人了！殺人了！」

白世維趕緊向下樓的方向奔去，此時，大約有十個左右的茶房聞聲迎面跑來。白世維舉起手槍，向他們大聲喝道：「我在殺漢奸，不關你們的事，閃開！」

那些茶房見他手持手槍，威風得像個天神，都被他這一聲喝呆了，嚇得不敢動彈，有的舉起手，靠在牆邊，有的跪下去，祇顧磕頭。白世維祇覺眼花撩亂，顧不着週圍的情景，急忙奔下樓去。也許走得太急了，一不小心，摔了一交。一分一秒都不敢耽誤，爬起來，三步併作兩步，衝出飯店的電動轉門，才鬆了一口氣。抬頭望望日本兵營的衛兵，荷着槍走來走去，大概日本兵營還不曉得六國飯店發生了什麼事情。王天木早已打開車門，一再向白世維招手，白世維趕緊奔向汽車。剛一上車，司機就開足馬力，馳出東交

民巷。

「幹得怎麼樣？」王天木很着急地問白世維。

「我眼看那傢伙倒下去了。」

「打了幾槍？」王天木又問。

「記不清了！大概是兩槍。」這時候，白世維才感覺到有些慌張。

槍聲響駭跑孫傳芳

汽車開到絨線胡同，白世維下了車，換了一輛營業汽車，到達西城臥佛寺街徐家，換了衣服，埋好手槍，再到按院胡同王雲蓀家。沒有幾分鐘，陳恭澍來了，鄭介民也來了，看見他安全回來，都向他恭喜。白世維把進行的情形，向鄭介民作了一番口頭報告。從早上八點鐘開始準備，到任務完成，前後不過五個小時，花費不到兩百塊錢，幹得迅速俐落。出乎六國飯店的上下人員，以及日本兵營的日本人的意外，使他們措手不及，所以，毫無阻攔，安全退出。

白世維眼看着張敬堯倒下去了，但是，是不是已經打死，還是不能確定。鄭介民想派一個人到六國飯店去看看，不過，東交民巷已經是風聲鶴唳，誰敢去呢？後來陳恭澍想到應元泰西服店的老闆應元勳，或者敢上六國飯店跑一趟。果然，應元勳滿口答應，立刻提了一套西裝，假裝給張敬堯送定做的衣服。他上

了六國飯店的三樓，張敬堯的保鏢對他說道：「督軍現在德國醫院，快要嚙氣了，你還送什麼西裝呢？」

應元勳把聽到的話告訴陳恭澍，證實張敬堯確已被擊中要害，鄭介民趕緊去報告何應欽部長。應元勳寧波人，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愛國商人。他最恨日本軍閥，更恨漢奸賣國賊。相反的，他最佩服這批同敵人漢奸拚命的人，暗中幫了我們許多忙。租房子，他不怕危險，給我們打鋪保，這一次又如此勇敢，去六國飯店探聽張敬堯死了沒有的消息，實在令人欽佩。

當張敬堯被打倒的時候，孫傳芳正在隔壁的房間裏，聽到槍聲，知道不妙，弄不清楚有多少人來收拾他們，非常害怕，爬出窗戶，逃往日本兵營。孫傳芳想，東交民巷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又有日本軍隊保護，可說是最安全的藏身之地，而張敬堯居然會被人打死。做漢奸，做賣國賊，下場不過如此。孫傳芳不是鐵打的，再糊塗也想得通，若不懸崖勒馬，能不步張敬堯的後塵嗎？所以，逃回天津，再也不敢活動了。日本軍閥花了一千萬元，滿以為不費一槍一彈，可以穩佔平津，控制華北，想不到被白世維的兩顆子彈打了個粉碎。

當天下午的晚報上，已經登出六國飯店住客常石谷被刺的消息。第二天——五月八日，全國各報紙都刊出前一天在六國飯店被刺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軍張敬堯，成了一件震撼全國、大快人心的頭條新聞。因為張敬堯是人所共知的大漢奸，被打死的地點又在東交民巷，日本兵營的隔壁，刺客的胆大勇敢和帝國主義者的無能，剛好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比。這一天下午，何部長召見白世維，當面嘉獎，詳詢家庭狀況

，隨即批示：「白世維同學以中校免考保送陸軍大學深造」。

戴先生並不亂花錢

二十九年，我在重慶，曾聽戴先生說：「山西人做事，動作緩慢，不够迅速。」又說：「山東人勇敢義氣，富有冒險精神。」的確，一個地區的民族性，同地形很有關係。山東三面臨海，地多平原，泰山最高，最高峯也不過海拔一千五百多公尺，故動作敏捷，富於進取心。山西是一個高原，到處是山，許多地區都在海拔兩千公尺以上，全省一百零五縣，除徐溝縣以外，其餘一百零四縣都有山。近山的人，動作遲緩，自然養成一種保守習慣。去東北的山東人和山西人都很多，可是山東人到了東北都落了戶，紮了根，山西人到了老年，一個個都又回到山西老家。不過，戴先生對山東人有偏愛，我覺得多少同白世維打死張敬堯有些關係。白世維是山東人，如果他能代表山東，那麼，用忠勇義氣四個字來批評山東人，一點也不過火。

白世維打死張敬堯，已經成了英雄人物，英雄人物最受人崇拜，負責訓練工作，最易收效。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間，白世維都在南京洪公祠短訓班擔任隊長。短訓班的副主任換了三位，邢森州、俞鏞、張炎元，戴先生就是不放白世維離開。

大家都知道戴先生手面大，花錢滿不在乎，其實，這是皮相的說法，知其一，不知其二。戴先生爲了工作，爲了某一種需要，花起錢來，的確够豪爽。否則，也是斤斤計較，一塊錢也不浪費。

「我看你經常不在班裏，那怎麼行。增加一個隊附吧！你說！那一個人合適？」有一天戴先生在洪公祠同白世維說。

「高榮同志好不好？他是第四期同學。」白世維回答。

「可以，給他多少待遇？」

「他在綏遠擔任組長，每月生活活動費一百五十元。現在担任隊附，是內勤，可以少一些，最好給他一百三十元。」

「太多，給他八十元吧！」

「待命同志每月都有六十元，隊附祇給八十元，太少了，給他一百二十元如何？」白世維想替高榮多爭幾文。

「好啦！給他九十元吧！」

「那麼給他一百一十元，好不好嗎？」

「不行！」戴先生還是不答應。

最後折中一下，決定每月一百元。爲了一位同志的待遇，戴先生會如此討價還價，不是同他花錢滿不在乎的作風，有些矛盾嗎？比較一下，多麼有意思！